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子非◎著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与情



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信徒》



珠海出版社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与情

子非◎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仓央嘉措的诗与情/子非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53-0434-3

I. ①那… II. ①子… III. ①仓央嘉措 (1683~1706)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7167号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作 者: 子 非

责任编辑: 姜 蓓

策划编辑: 谢华伟 刘华强

封面设计: 上尚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434-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遥远的征象（自序）

布达拉宫的天空上升起了一个太阳。

他像一束光，照亮了整个西藏。

他的名字叫仓央嘉措，西藏最伟大的诗人和情人，六世达赖喇嘛。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已经在西藏流传了三百年。

他生于1683年，卒于1706年，一共只活了24岁。在那短短24年中，他做了11年活佛，写了70余首情诗，做了3年情人。

后来，他的爱情故事传遍了前藏、后藏、山南，乃至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三百年中，他的诗歌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流传至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日夜传唱，生生不息。

西藏，那个男人已经离开了三百年。

仓央嘉措。

一个诗人，一首情歌，一段传奇。

在很多年以前，我比现在年轻很多岁的时候，就曾想去西藏写一本书。



在纳木错神湖旁的小木屋里，焚起藏香，就这样静静地写。窗外，就是神圣的岗次仁布大雪山。

我想写那样一个遥不可及的男人，仓央嘉措。

他离开，已有三百年。

这是一个永恒的梦想，持续了多年，却始终不曾实现。

那时候，我还年轻，心中有着许多虚幻的抱负，仿佛天空中飘浮着的风筝，纤弱的一根绳子，牵着我遥远的梦想。

那一年，在一条长长的古老的河流边，我遇见一个老人。老人有白白的胡子，白白的眉毛，手中摇动着一个古朴的转经筒，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我。

我望着那条长河，水流苍茫而辽远。水聚水散，花开花落，似乎大有禅意。

老人一直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我。后来，他走过来，双手合十，念了一句：“唵嘛呢叭咪吽”。

念完，他摇起经筒，吟唱起古老的诗歌，兀自走开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句话是西藏的六字真言。

在西藏，六字真言又被称为“六字大明咒”。藏传佛教认为，常持诵六字大明咒，可以消除病苦、刑罚、非时死之恐惧，寿命增加，财富充盈。

老人是在祈福，为我祈福。

现在想来，也许老人早已看出我生命中的一些纠葛，特来指点，可惜我却一直不曾参悟透。

或者，这也算是前世一段宿缘吧。

所谓缘起缘散，世间轮回便是如此，其中真义，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够领会的。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也早已不记得老人的样子，甚至不知道这究竟只是我的臆想，还是这个老人真实存在过。

也许，在我的生命轮回中，确实有过这样一个老人。他就站在那条大水边，一直静静地等着我，只为等我，已经等待了一千年。

就这样过了许多年。这许多年，我学会了虚伪、亵渎、伪装、作秀、媚陷、纠缠在谎言与情欲中无法自拔。

许多年以后，我一身伤痕，终于又一次来到那片大水边。

我注视着流水，流水中一个白衣少年静静看着我，仿佛是当年 15 岁的我。

15 岁的我，一身素衣，神采飞扬，欲与天公试比高，闲把天下来纵马。

可是，老人，那个参悟了轮回的老人，又在哪里？

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大雨狂暴地击打着这脆弱的城市，也击打在我的心上。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在雨中，我所有的信仰和期待瞬间轰塌。

我茫然走在雨中，狂暴的大雨淹没了我，让我无法思想，无法呼吸。

直到那时候，我才终于看到那个孤独而绝望的男人，触摸到他那一份古老而绝望的爱情，惊艳于他那一首首凄美的诗，震撼于他孤傲的死亡。

我才发现，孤独的其实不止我一个，还有那个男人：仓央嘉措。

每个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仓央嘉措情结。

只为了这一个人，他抛弃了尊贵，舍弃了名利，丢掉了尊严，只为牵起她的手，只为这一双手，只为陪她走下去，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多么漫长，云影下随便一条小路，都愿意陪着她一直走下去。

这是一种永恒的行走。

我也在路上行走。那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我已走了一万年，那么



遥远、那么疲惫。

在路上，我也曾遇过很多人。有人爱我、有人恨我、有人弃我、有人念我，但我还是义无反顾，选择了一直朝前走。

只因我知道，在那远方的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只为等我。

这行走，像爱情，像信仰。坚不可摧。

我也看到你，仓央嘉措，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你伸伸懒腰，回忆起了那个长长的遥远的梦。

你遥望那个在梦中为你行走的人，笑了。

一笑，已足矣。

这种行走的力量，像信徒千里迢迢去西藏朝拜，是一种永恒的信仰。这种力量让我去写那一个惊艳的男人。

他的古老而绝望的爱情，一首首绝美的诗，他绝然的死亡。

三百年前，他横空出世，桀骜不驯、惊世骇俗，那样的光彩炫目、豁达而洒脱，仿佛午夜盛开的玫瑰，有种忧郁而哀伤的美。

它独自盛放，以一种绝望而凄美的姿态。

仓央嘉措，三百年前的今天，你在做着什么呢？

你也许是在冈仁波齐峰上转山，也许是在布达拉宫顶上诵经，或者，你竟然就在圣湖边祈福。

我想，你转山转水转佛塔，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你的玛吉阿米吧。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乞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落了雪，一共有7天，纳木错湖上一派圣洁的白色。

我在湖边为你祈福。一转眼便是3年，3年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仰望着天空，几只白鹤在湖面上飞舞。白鹤，要是你飞到理塘，请你帮我向我的爱人玛吉阿米问好。